

孙美瑶临城劫车

民国时期的土匪，几乎无时不有，无处不在。但如果要从中华民国开国时说起，却又很难说得清谁是民国时期土匪第一家。因此，这《民国匪祸录》的头一篇，就只能选择在那时影响比较大的来介绍。而临城劫车案就是一桩极具代表性的匪案。它不仅集中表现了土匪活动的内容、手段，暴露了官府、军队，甚至洋人与土匪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而且对当时国内土匪产生了强烈的刺激作用，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助长了各地匪势。多少年来，人们经常提及、介绍这件土匪绑架洋人的大案，但其中颇多渲染附会成分。本章将尽可能如实地把此案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

“蓝钢皮”被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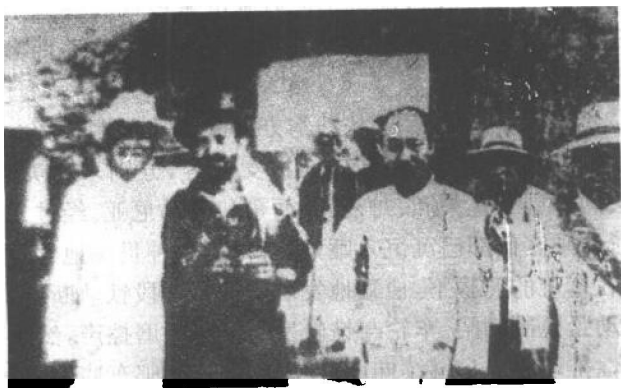
在山东南部紧靠着江苏是峰县(今名峰城,属枣庄市)地界。津浦铁路从县境的西边穿过,向南北延伸。1923年5月6日零时刚过,旖旎的月光洒满鲁南大地,和煦的夜风带着凉意,吹得路边疏朗的小树和坡地上的小麦惬意地晃动着身体。东边满是乱石的干涸的河谷里,黑压压的一大群人快捷地扑向铁路边的一个小道班房。这个道班房南距沙沟站8里,北距临城(今名薛城)站10里,此时,一名巡道工和名路警正在昏黄的电灯下打瞌睡。

门被撞开后,两人还未来及起身,便被捆了起来。他俩望着那群人——穿着各式各样的服装,拿着五花八门的武器——清醒地意识到:土匪来了!

这一带向来是码子^①活跃的地区。铁路西边是湖区。从与江苏交界的微山湖经昭阳湖到南阳湖,三湖相连迤迳直抵山东济宁,昭阳湖东又有独山湖。整个湖区700余里,港汊繁多,扑朔迷离,湖码子的水寨隐匿其中。路东边起伏的山峦中,则有山码子的巢穴。这里是鲁南沂山、龟蒙山、峰山等山脉余脉的交错处,其最高峰为抱犊崮,形势极为险峻。

民国以来,这一带地区更是盗匪如毛。峰县境内,码子打家劫舍,绑票勒索,层出不穷,铁路沿线自然也是屡遭骚扰。近年来,山东第六混成旅旅长兼兖州镇守使何锋钰在此剿匪,虽

苏、鲁、皖、豫交界地区称土匪为码子。平原、湖泊地区称湖码子,山区则称山码子。几股土匪合股,称对码子。



临城劫车案主犯孙美瑶（左一）

颇有斩获，但因兵少地广，土匪又据险固守，因此终不能斩草除根，匪祸仍时时发生。

这时，土匪已跑到铁路上，“叮叮咣咣”地忙乱起来。他们起出道钉，搬开铁轨。一名 20 多岁的匪首走过来，问巡道工：“蓝钢皮这会儿快到了吧？”

原来土匪们要打劫“蓝钢皮”列车。这车是交通部几个月前刚从美国买来的，用作津浦线的特别快车，参加国际联运，运行时间极为准确。因车身全钢、蓝漆，十分漂亮，故称“蓝钢皮”。车上分头二三等车厢，设备较一般列车均考究得多。欧美日本旅客大多爱乘这列火车。

听到匪首的问话，巡道工不禁担心起来，但职业的习惯使他脱口说出：“马上还有一趟加班车要从这里经过。”

“唔。”匪首思索片刻，转身下令说：“快，把铁轨再给接上！”

铁轨刚恢复原状，加班车便风驰电掣般地驶过这个小道班房。随后匪徒们重又切断铁路，便悄然隐蔽在路两旁的土坡后面。

2点50分，“蓝钢皮”从沙沟方向驶来。车上除200多名中国乘客外，还有30多名外国男女旅客，分别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丹麦、墨西哥和罗马尼亚。经过几小时的旅行，乘客们都已沉沉入睡，只有司机全神贯注地驾驶着机车。在车灯的照耀下，他猛地发现前方有一段铁轨断了，他急忙拉动紧急制动闸。车轮与铁轨发出怪厉的磨擦声，然而巨大的惯性推动着火车继续向前。顷刻间，机车、邮车冲出路轨，倒覆在地，客车则相继倾斜。沉睡的旅客从卧铺、座椅上跌出来，行李架上的物品纷纷打落在他们的头上、身上。顿时车厢里响起一片叫骂声、哭闹声，但很快就停止了，因为人们听到车外黑暗的野地里传来清脆的枪声，响起杂沓的脚步声和纷乱、激动的喊声。这可怕的声音越来越近，乘客们透过车窗，看见一群持枪的人正蜂拥着冲向列车。

匪徒们用枪托敲碎车窗，跳进车厢，用枪驱赶着人们：“快快下车去！”同时，他们打开乘客们的行李，开始搜索和抢劫里面的财物。英国旅客罗斯曼忍受不了土匪的推搡驱赶，愤怒地拿起桌上的茶壶向土匪掷去。一名土匪用枪向他一指，“叭”地一声，罗斯曼立即倒地身亡。与此相反，上海《密勒氏评论报》记者、美国人鲍惠尔和法国人柏如比（这两个人在后来官匪谈判中还要出现）则明智地认识到，反抗是没有意义的，便自动将随身携带的手枪交出。匪徒得到两支锃亮的新式手

枪 欣喜万分 特别允许二人穿好衣服、鞋袜再下车。而其他的外国男女乘客则只能穿着睡衣、睡裙 光着脚 被赶到铁路边的小河堤上集中。有几十名中国人和几名外国人在混乱中逃走。乘警们见势不妙，也纷纷逃散。

一名匪首提醒乘客 要保留好车票 以便按车厢等级交纳赎金。三等车 每人 2000 元 二等车 1 万元 头等车 3 万元 洋人 5 万元 车票遗失 均按头等车论。在他讲话时 大部分匪徒仍在车上洗劫。他们拿走一切可以拿的东西，包括毛毯和床垫。一名土匪的口袋里装满了车上备用的电灯泡。另一名土匪找到一件外国女人的巨大乳罩 又不知何用 便把它系在腰间 鼓鼓囊囊地在里面装满东西。半个多小时后 那名 20 多岁的匪首下令出发。千余名匪徒押着 200 多名中外旅客 沿着干涸的河谷向东走去。匪徒背负着大小物件，旅客们则有老有小 许多人还光着脚在石块上走 因此队伍行进十分缓慢 就像一条蜿蜒的长蛇。

天空大亮时 队伍到了大山口 开始爬山。这时 驻沙沟站和韩庄站的两个连官兵闻讯追来，正在山中剿匪的一部分官兵也迎头截击 并发枪威吓。被俘的人质们纷纷向官兵挥动白色布片 示意不能打 同时在土匪的逼迫下 继续向山上爬。官军投鼠忌器 眼睁睁地望着土匪挟着人质上了山顶 只得将山口严密地封锁起来。

在山上 土匪要求洋票 给山东督军田中玉写信 声称如将山中剿匪军队撤回 当将洋人释放 否则撕票。洋票们则要

被土匪绑架、勒索的人质，称为“人票”、“肉票”，洋人则称作“洋票”。谈判赎票 称“说票”土匪杀死人质 称“撕票”。

求 先将乘客中的妇孺释放 才肯写信。一名在上海读书的医学院学生在匪、票之间充当翻译。最后 土匪同意了洋票的条件 信件被送下山。为防止官军突袭救票 土匪押着人质 经过辗转、迂回的跋涉 回到了老巢——抱犊崮。

八方冠盖云集枣庄

抱犊崮原名君山 又名豹子谷 在峰县、临沂、费县、滕县四县交界处 高约 800 米 是周围 70 多座山峰中最高一座。从侧面看，它恰似大写英文字母“R” 在略有倾斜的山顶上 突出一悬崖绝壁的巨石 这种形状便称为“崮”。崮顶平坦 有良田 400 余亩 昔时为耕种此田 耕牛不得上 只得抱一小牛犊上崮 养大后再使用 故名抱犊崮。山体全为坚硬陡峭的岩石，仅山北有一石路可达山顶。路从山脚往上 越来越窄 夹在陡壁之间 到了上半部 有许多地方 人们必须借助石匠凿出的半环形把手或打入的木桩 才能攀援而上 稍一疏失 即有直落崮底丧生之虞。因此 这确是个“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的险地。

山顶有一颓寺，数百年来在此修行的和尚因不断受到土匪的骚扰，只得放弃这块净土，听其沦为匪窟。山上的土匪有不少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从欧洲返回的华工。他们在欧战中学会了军事工程的设计和施工，便在崮顶边缘开凿了一条战壕，既可当工事，又可做宿舍（因为山顶风大，茅屋常被掀掉）另有开凿的山洞 用以储藏粮食、物品。崮顶缺陷是无水源 山下有一小泉，一旦被官兵包围 即无法取用。因此 土匪在崮顶又 凿了一个丈余见方的蓄水池。平时，他们把伤病员和

重要肉票安置在这里，留少数人看守；大部分人在山下百里外活动，只有被官兵追剿得无路可走时，才退到这个易守难攻的老巢来。

临城劫车案发生后，各地报纸迅即以大字标题报道了这一消息。记者们北上、南下 纷纷赶往临城、枣庄 通过向当地驻军和居民的采访，一篇篇有关匪情的电稿发往各地大小报刊，使人们得以了解劫车土匪的详细情况。

抱犊崮土匪的大管家为孙桂枝，下分数十股，由孙美瑶、郭其才、周天伦、刘守廷、孙美松等匪首分别统领。匪徒主要来源之一是军阀部队的溃兵、裁兵。他们一般都分股打家劫舍，只有大行动时才对码子合股。这次劫车的总指挥孙美瑶，就是上文出现过的年轻匪首，仅 25 岁。他是峰县孙家庄人 出身殷实小康之家，因军警勒索骚扰，其兄孙美珠愤而毁家落草，聚众千余人，据抱犊崮为巢，举其叔孙桂枝为寨主，孙美珠为大



英美法意四国领事为解救被劫持外国人前往枣庄

都督。1922年7月孙美珠在峰县西集被第六旅击毙，枭首示众。孙美瑶继之，自称山东建国自治军第五路总司令。近因剿匪官兵在山中包围孙美松一股达数月之久，形势危急，各杆首征得孙桂枝同意，对码子劫车绑架洋人，以期解山中之围。

劫车案发生后，英、美、法、意、比等国驻华公使于5月7日联合向北京外交部提出抗议，随后又要求3天之内使外国人质获释，并坚决反对武力进剿，以保证人质安全。后来，当中国官府与土匪交涉失败时，他们还公然表示，将视中国为“无政府”国家，由他们直接与土匪谈判。日本则乘机鼓吹对中国铁路实行“国际共管”。

北京政府和山东军政当局更是惶惶不安。事发后，鲁督田中玉立即指派军务帮办郑士琦为剿抚总司令，会同第六旅旅长何锋钰、陆军第二十混成旅旅长吴长植，负责安排兵力，加强对土匪的攻势。交通部则连日开会讨论，先主张火速进剿；后因外交团主张谈判，又敦请山东当局和平解决，经费可由交通部帮助。外交团提出12号以前解决此案后，交通总长吴毓麟更亲自南下山东，与田中玉、省长熊炳琦同赴枣庄。

枣庄地处抱犊崮西南山区入口处，因有中兴煤矿公司在此，市镇十分热闹。此时各方要员纷至沓来，使枣庄成为解决临案的指挥中心。交通部、外交部早已派员来此，随后到达的还有江苏督军齐燮元的代表温世珍、徐海镇守使陈调元、直鲁豫巡阅使曹锟的代表、美国人安特生。几个熟悉黑社会的人物，如北方帮会首领、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被招安的匪首郭泰胜、丁宏荃等人，也奉召而来。外国领事和驻华武官也开来专列，停在车站办公。为居间调停、接济人质的衣食，并营救中国人质，北京、天津、上海的商界还派出代表，在此组成“全国

公团枣庄临时联合会”。一时人称“八方冠盖云集枣庄”。至于要员们的随从、护兵，以及各报记者、人质家属，更是人进人出，小商小贩也随之而来，真是热闹非凡。

且说郑士琦到枣庄后，布置官兵包围抱犊崮，因各方要求暂缓进攻，只得邀请滕、峄二县有名望的士绅，出面与土匪交涉。但这种“交涉”在当地人看来就是“说票”。当时官府和军队虽无力制止土匪绑票，却不允许苦主去“说票”、“赎票”，认为这是“通匪”、“资匪”与土匪同罪。现在官府竟要地主乡绅们去干“通匪”的勾当，自然遭到拒绝。官方只得一再恳请各位为国家出力，同时说明，只要劝告土匪答应交涉即可，以后谈判由官方出面。

最后，乡绅们推举两名在鲁南各县最有威望的人士出头。一名党金元，滕县人，青帮“大”字辈，为各县士绅领袖；另一名李炳章，峄县人，也是青帮“大”字辈，书香门第，官宦世家，人称“李太少爷”。二人遂于5月11日早晨进山。匪首们因官兵封锁，全不知外面情形，闻讯后，纷纷赶来探听消息。

党、李二人以乡里长辈身份责备众匪首说：“劫车一案闹大了，为国家、为地方惹了大祸。听说外国兵舰已集中南京下关，洋兵要来攻打抱犊崮，别的不说，咱乡亲们可得遭殃。再说真的官兵大军来攻，你们也未必守得住，地方上更是兵荒马乱。望各位为乡里想想，不要死后留个骂名。”

众匪首闻言也有几分紧张。二人看在眼里，进一步说：“任何事总有个了结，现在官府愿意和你们交涉，不如趁此机会接受招安，图个功名，官方也有台阶可下。你们看如何？”

匪首们面面相觑，无人说话。最后，曾两度被招安、在军阀张敬尧部下当过连长的郭其才开了口：“二位老爷子这样说，

俺们当然依了。但不能太便宜官府 俺得有条件。”接着 他掰着手指提了几个条件。

党、李二人回答说：“咱不是官府的人，也不是来说票的。只是见你们把事闹大了，怕不好收拾，给你们点一点。你们若愿意，就派代表跟官府去谈，官府保证不扣你们的人；官府若派人进山来谈，你们也不得扣留或杀死。”

当下匪首齐声允诺 请二位休息 便计议起来。说起来 这批匪首都是典型的“土老帽”，并无头脑。他们曾有过一名军师。此人绰号孙瘸子，因在上海大世界作案被捕，后越狱北逃，途中被抱犊崮股匪绑架，交谈之后，竟为土匪们留下充当军师。但孙瘸子的计策往往不为匪首们采纳，他深恨“竖子不足与谋”便不辞而别了。此时 匪首们七嘴八舌地商量了两条意见：“一、抱犊崮不撤围不谈；二、谈判要有洋人与本地土绅居间 以资保证。”党、李二人得了回话 便下山去了。

二人当晚到枣庄向郑士琦报告。众官员及外国领事商量后，令二十旅从山中退至峨山口。后来该旅撤退时，土匪竟开枪追击，士兵奉命不得还击，匪徒气焰大张。12日上午 李炳章与美国人安特生、江苏交涉员温世珍入山，请土匪派代表出山 与田中玉、吴毓麟直接谈判。

匪首中，年纪稍大的，都感到这次祸闯大了，结局吉凶难卜；而且，山林中人不惯与官府打交道，故都不愿出头。最后，便推举孙美瑶、郭其才为代表，并同意招编后，以他俩为司令和参谋长。孙美瑶一股在山中实力最强，200多人枪 他本人年轻胆大 野心勃勃 正欲崭露头角。郭其才有智有谋 是见过官场世面的人物，由他陪同壮胆出主意，当不致讹错。

13日下午 孙、郭二人来到枣庄车站 与田中玉等人在督

军专列上正式谈判。双方通报姓名、略事寒暄，官方便急忙进入正题 要求释放洋人。匪方表示将从 15 日起陆续释放 但要求官军再退 30 里 送一批食物、饮料和用具来 收编抱犊崮匪众。田中玉见要求不高，满口应允。他高兴地拍着孙美瑶的肩头说：“各位有弃暗投明之意 太好了 咱们向大总统和总理说说，三天就成。”于是 山东当局和中、美红十字会组织了大批物品，雇民工 运上山去。

洋人吃狗肉

山中粮食、饮水确实匮乏。1000 多土匪全部集中在这里，被围了好几天；原有的和新到的肉票，也有好几百人。因此 那些洋票经常有一顿无一顿地处于半饥饿状态。一天，土匪给洋人们送来一些小牛肉，然而吃惯嫩牛排的先生们煮了老半天，才勉强能从骨头上撕下一点肉来，但肉汤却很鲜美。事后，有人告诉他们，那实际上是山东一种性格暴躁的癞皮狗肉。据说 吃了这种狗肉的人 在 7 年之内都会具有那种粗暴的狗脾气。这使那些急于补充蛋白质的洋人们懊丧不已。又一次，洋票们尝到一种肉馅白嫩、鲜美的包子。美国人鲍惠尔去请教一名土匪。那人当场在石板下找出一只巨大的蝎子，告诉他就是这种昆虫的肉。鲍惠尔只得放弃填饱肚子的打算。

至于中国肉票的待遇，就更差了。因为土匪也和官府一样，认为洋人似乎比华人更高贵些。所以，当山上饮水紧缺时，土匪曾将原有的过期未赎或油水不大的华人肉票，从崮顶掀下去 200 多人。一时间 崮上哭声四起 崮下血肉模糊 死者枕藉，伤者惨号。一个半月后，当山上土匪被收编下山时，崮下已

是一片森森白骨。

再说田中玉至此总算松了一口气。田中玉本属北洋军阀中的皖系，直皖战争后，直系控制了中央政权，他勉强保住了自己的位子，却不料又遇上这件匪案，弄不好还得丢官。因此，几天来他一直坐卧不宁，寝食俱废。不过，在枣庄的衮衮诸公并不都像他那样忧心忡忡。据当时记者报道，枣庄东门中兴煤矿公司大楼里设有军官俱乐部，军官们日夜在此聚赌、招妓，极为热闹。以滕、峰两县知事为首的官吏、富绅，下榻于一名乡绅的大宅内，终日抽鸦片、聚赌。滕县知事赵策录每赌必赢，声称“能每天如此，官都不想做了”。至于中央和省里的官员，及各国领事则住在火车站的专列里，有软卧、客厅，舒适之极。据北京来的一名军官说，交通总长吴毓麟整天躲在卧车里打麻将，有事请示，一概推说去找地方官。



就在吴总长雀战方殷之时，抱犊崮上的匪首们正在讨论第一次交涉的情况。他们认为：第一，“洋票”在手，奇货可居，要价还可更高些；第二，只怕一旦交出洋人，官军马上会来包围进攻。于是他们推翻前议，另提五项条件，包括二十旅撤回济宁，第六旅回原防；滕、峰两县士绅担保不背盟杀降；匪众改编为两个旅，可在邹县上村等5处自由行动，等等。15日田中玉等到的不是被释

“洋票”之一《密勒氏报》主

笔约 威尔

放的洋人却是新的 5 项条件，顿时傻了眼。吴毓麟想到北京公使们那一副副嘴脸，急得从牌桌边离开，以慷慨就义的神情向记者们表示：“我愿意进山去当人质，请孙美瑶把洋人放出来！”

此后到 20 日 官、匪之间无正式代表谈判。但以各种身份进山的无聊之徒、各派政客，却络绎不绝。他们有的企图借此邀功，对土匪胡乱许愿；有的打算利用土匪参与政争，劝他们挟洋票威胁政府。匪首们曾派法国“洋票”柏如比携带他们致英、美、法、意四国公使的信到北京 请公使团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 以答应匪方条件。这种充分利用外交、政治手段的做法，显然不是土老帽们可以设计出来的。

官方正式调停人是安特生、温世珍、杨以德、郭泰胜等人。他们往返于枣庄和抱犊崮之间 传达双方不断变动的条件。最后 田中玉一再让步 提出三步计划 第一步 官方按照匪方要求，由田中玉委任孙美瑶为招抚司令、郭其才为参谋长，匪方交出 1/3 洋票 第二步 官军撤回原防 匪方再交 1/3 洋票 第三步 收编完成 人票全部释放。在田中玉等人看来 只要先放 1/3 人票，就表明工作有成效，外国公使就不会逼得那么紧了。然而 土匪们抱定一条 不完全达到目的 洋票决不释放一个。于是谈判陷入僵局。5 月 20 日 匪徒反趁夜色下山袭扰官军防线，双方交火。田中玉忍无可忍，第二天拂晓即令二十旅将抱犊崮团团围住。随后 他偕吴毓麟北上进京 陈调元、温世珍南下 江苏。官匪交涉遂告决裂。

有人根据当地老百姓的经验指出，向土匪赎票，切忌紧张慌乱，“越害怕 鬼越吓”。不必过分担心“撕票”因为土匪绑架的目的是敲诈勒索，而不是杀人。临案发生后，外国使团张皇

于前 北京政府忙乱于后 使土匪看出官方的苦衷 加以一些“调人”的教唆 土匪便挟洋票以自重 狮子大开口。结果官方越是降格以求，却越是达不到目的。相反的例子是楚汉相争时 项羽绑架了刘邦的父亲做人质 以“烹而食之”来要挟刘邦。刘邦深知个中诀窍 回答说：“请分我一杯肉羹。”项羽气得哇哇大叫，却终未把老刘头杀死煮了吃。

陈调元送眼镜给孙美瑶

田中玉到京后 先后列席参加国务会议和总统府会议 向张绍曾内阁和黎元洪总统介绍情况 并竭力主张剿办。这时控制中央的直系军阀曹锟正积极运动 准备当总统。内阁和公府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一笑一颦都要看曹锟的脸色。田中玉因此又赶往保定 向曹锟陈述理由 得到同意。另一方面 外交部赴临城的特派员靳志返京后 则向英、葡等国公使陈述主剿理由。他指出 去年河南巨匪老洋人绑架外国人 豫省当局迫于外交压力 收编股匪 成为第一次奖励土匪行动。此次临案 外交团不许鲁省当局剿匪 迫使与之谈判 这无疑是第二次奖励土匪。长此下去 不仅土匪 便是普通百姓也认为绑架洋人是升官发财的捷径，将来在华洋人都岌岌可危。如严厉剿办绑匪 则后人无敢效尤。虽然山中洋票可能牺牲 但以 10 余人生命与在华所有外国人生命相比 孰轻孰重是显而易见的。靳志一番言辞 果然改变了外交使团的态度 他们不再坚持原来的意见了。曹锟和外交团态度的转变，使主剿空气顿时浓厚起来。国务院下令直鲁豫皖各省抽调兵力前往临城增援 航空署派飞机到抱犊崮上空散发传单，加以威吓。

这时，匪首们才发现形势骤然不利，于是相互埋怨起来。一个名叫刘守庭的匪首一再主张先宰掉一两个洋鬼子，迫使官方妥协。刘守庭是匪首中最为心狠手辣的一个。他小时卖过馍馍，人称“馍馍刘”，讹为“馍馍六”，又有点文化，学过《易经》、占卜、打卦，每有行动或遇疑难事，都要打卦决定，故又称“诸葛庭亭”。当上海医科大学生把馍馍刘的话翻译给洋票们听时，他们个个都不寒而栗，用英语低声骂馍馍刘是“小流氓”。幸而大多数匪首并不赞成杀洋人，才使大家松了口气。

匪首们决定打破僵局，5月26日，他们派美国人鲍惠尔和一名匪首下山，主动向驻扎枣庄的郑士琦接洽重开谈判。为表诚意，匪方于30日先放出了英、美人票各一名。第二天，双方在峨山口一个小村庄开议。官方代表为郑士琦、陈调元，匪方代表为郭其才、刘守庭，另有美国人安特生、地方士绅党金元、李炳章、全国公团枣庄联合会代表江经沅及中国红十字会代表等5人为见证人。党、李二人见了匪首，不免又责备他们把事弄僵了，劝他们见好就收。郭、刘二人诺诺称是，表示要给乡亲父老们一个“面子”。最后，官、匪达成协议，匪方有枪者编不定人数，由官方入山点名，官方先发匪方军装2000套，每人两个月饷。同时决定任孙美瑶为招安军旅长，郭其才和另一实力较强的匪首周天松为团长。

田中玉接到报告喜出望外，请示北京后，便将军装和5万大洋运往山中，由陈调元和二十旅旅长吴长植入山点名、发饷。陈调元本是帮会中人，又在徐州地区长期剿匪，对下层社会的规矩、手段十分清楚，又善于打哈哈、笼络人。进山后，他与孙美瑶谈得十分投机。当时上流社会以戴眼镜为时髦，许多人都戴副平光镜以为炫耀。陈调元便问孙美瑶：“老弟何不弄

副眼镜戴戴？孙美瑶说：“还未找到合适的。”陈调元当即取出自己的金丝眼镜，赠与孙美瑶。孙连连谦让，陈调元哈哈一笑道：“老弟，咱们谁跟谁，何必客气！”因此，山中土匪自孙美瑶以下，个个认为陈镇守使够朋友、讲义气。

但另一方面，陈调元又善于软硬兼施来控制土匪。一直未露面的抱犊崮寨主孙桂枝和另一匪首周天松，曾通过孙美瑶，向陈调元表示，由于山中徒手匪徒很多，不加收编日后无以为生，希望能扩编至 3000 人。陈调元当即翻脸，指责匪首们不讲信义。他一面要派人下山阻止官方代表进山签字，一面表示自己也要告辞，中止谈判。这一招使得众匪首连说好话，请他息怒。陈则转怒为喜，表示可以再收编 500 名徒手匪徒。匪首们始终担心洋票放出后，官军会来进剿，提出在全部改编成军队之前，请美国人安特生留住山中。陈调元一口回绝，但转过脸来，他又表示：“我和吴长植旅长留在山里，等你们改编完毕一道下山。”

至此，匪首们不再顾虑、犹疑，6月12日正午，官方代表陈调元、温世珍和匪方代表孙美瑶、郭其才、周天松，在士绅、商会和外国代表的见证下，签订协议。美国人安特生和土匪大管家孙桂枝各出具一文，担保双方不悔约，并由在场士绅、商会代表签字。当晚，洋票全部获释下山。除陈调元、吴长植外，在枣庄的各方人士也开始打道回府。

孙美瑶、郭其才等股改编的第二团，很快编制完毕，穿上了军装。陈调元帮那些军官们拉拉衣襟、扣好军纪扣，端详一番，突然问：“为什么不配武装带？”

回答说：“没发武装带。”

“这不成，不像军官的样子！”陈调元连连摇头，说：“我去

给你们办。”

他随即下山 通知派人送武装带 自己则以母病为由返回徐州 不再重蹈险地 只将吴长植一人留在匪巢中。

这时 山中还有临城劫车案的中国肉票问题没有解决。陈调元和全国商会代表当初曾许诺 给土匪们一些赎金。现在洋票放出后 陈调元一走了之 无人再问此事 匪徒们很不满意。吴长植只得反复周旋，总算 6 月 24 日郭其才团开出山区时，将吴长植和华票全部带出。该团驻扎枣庄以东的郭里集。周天松为团长的第一团 因内部诸匪首争当营、连长 迟至 27 日才编制妥当出山，驻枣庄以西的齐村。

但抱犊崮上还有一批以往被绑来的肉票 40 余名 滞留山中已有 1—3 年。其中有 20 多名 5—12 岁的儿童 被关在山上绝顶之处 骨瘦如柴 满身疮痍 污垢不可言 目光痴呆 畏葸瑟缩 惨状不可睹。临案发生不久 在山东的德国天主教士波特曾设法上山，与洋票鲍惠尔一道摸清这些情况，向社会报告 引起舆论大哗 要求当局一并解决。待洋票释出 官方竟不再过问；馍馍刘一股又拒绝收编，故这批旧票迟迟不得解放。后经红十字会等社会团体一再呼吁、催促，7 月 8 日 孙美瑶通电就任山东新编旅旅长之职时，同时声明山中新旧肉票已悉数放出。至此，临案的解决告一段落。

孙美瑶鹤鹑未斗成

新编旅属郑士琦的第五师编制，旅部驻枣庄，负责附近地面剿匪。从此 枣庄地区、临城 枣庄 铁路上 士兵牵牛架人的事件不断发生，弄得老百姓连告状的地方都没有了。地方士